

沙坪風雲錄

司馬融編

壩上風光名聞世界

抗戰時期陪都重慶市的沙坪壩是郊區的一個小鎮，圍繞在磁器口、小龍坎、嘉陵江與歌樂山之間，這裏山清水秀，風光明媚，真是一個值得回味的地方，曾聞名全國，也享譽了國際。該區平原不大，縱橫約數公里，人口也不過四、五萬人，所以使聲名揚溢的緣由，乃是因為文化區的關係。轄區之內，有松林坡、梅花林，更有所謂鴛鴦路等。各級學校，相錯其間，最著名的專科學校中，有國立中央大學、重慶大學、交通大學及私立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與國立中央工業技藝專科學校；最著名的中學，有中大附中沙校、重慶市及私立南開中學等。每當放學或假期的時候，大大小小、男男女女的學生，真有如過江之鯽，又好像竹林中的鶴羣，熱鬧非常，平靜也非常。正如陋室銘所言：「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

如今追憶起這個我曾居留過的地方，回憶那如夢的往事，好似若隱若現。至於當時壩上的學生生活，以中大為例，在穿的方面：除了草綠色的

軍服和深藍色羅斯福布的中山裝外，很少有人着西服的；若是偶而有人穿上一件翻皮夾克，乃是鳳毛麟角，好奇的人，也要多望他幾眼。談到鞋和襪，整齊的也很少，大多是草屨、拖板和竹蔬鞋，能有雙橡膠鞋、翻皮鞋或牛皮鞋的同學，也不算多，可是節儉成風，大家也無自卑的感覺。在吃的方面：早餐稀飯，中、晚兩餐乾飯，牛皮菜、紅蘿蔔、大頭菜、榨菜皮、鹽水豆芽湯，乃是常客，偶爾打打牙祭，也還蠻像樣的。用膳的時候，大家都圍着飯桶搶飯瓢，有時擠成一團，假使有人惡作劇，喊聲「飯不夠了！」這可就慘了，保證飯就真的不夠。因為有些飯量大的同學，平素準備得有隻洋瓷杯，怕飯萬一不夠，就滿滿的塞上一大杯，慢一步的同學，就只好望桶興嘆了。因此在課餘或半飽之際，常常會有很多同學，抱着一壘「嘉樂紙」的講義，去坐坐茶棚，輪輪竹椅，吃幾碟瓜子或花生，甚而還來兩隻着火的香煙，天南地北，亂聊一陣，「幹啥子」、「硬是要得」的當地口語，大家都學會了幾句。「龍門陣」不擺則已，擺起來，有時要到半夜。肚子餓了，有錢的時候，來碗紅油炸醬麵，沒錢

的時候，陽春麵也是上品。總而言之，都比飯廳的「八寶飯」要高明得多。在住的方面：因為教室、飯廳、宿舍、圖書館都是竹筋泥壁的臨時建築，既談不上舒適，也談不上堅實，只可稱之為避風躲雨之所，因之同學們大都喜愛坐茶館。其所以如此者，一則由於圖書館太擠，閱覽室座位不夠，再則由於竹筋泥壁的大統舖宿舍內，難以忍受那桐油燈的烏煙味。在行的方面：除了環山大小的煤渣路外，最引人注意或嚮往的，就是嘉陵江畔的濱江大道，俗稱鴛鴦路。每當夕陽西下，路燈閃耀的時候，有的三五成羣，看看夜月皓舟，有的男女一對，談情說愛，任憑海闊天空的漫談，保證沒有太保太妹干擾，「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已傳聞了很多佳話。美國名人威爾斯、華萊士、英國名將蒙巴頓將軍夫人都曾訪問過沙坪壩，與中大師生晤談。至於休閒活動，除了講演、球類、電影和話劇外，別無其他娛樂。惟話劇在當時為鼎盛時期，並不減色於今日電視連續劇，但過境的煙雲，距今已四十多年了，獨恨光陰荏苒，馬齒徒增，不覺「老之將至矣」。為不使這個小城故事，有所淡漠，茲本愛慕之意

，特描述幾句，作為點綴本文之端序。

至於沙坪壩中央大學與先總統蔣公中正又有什麼關係呢？老一輩的人，個個都會知道；新一輩的青年朋友，知者恐不會太多。因此介紹幾件瑣事，讓今之來者，藉以了解蔣公的仁慈與寬宏，進而對蔣公格外的崇敬與懷念。

空前人潮歡迎蔣公

民國三十二年二月，中央大學自顧校長孟餘先生辭去校長職務後，中大所謂民主牆上以及飯廳門前兩側，不斷出現很多建議和紅紅綠綠的標語，且有過一次全校師生自動徒步上歌樂山林森主席公館慰留顧校長的壯舉。基於有這種情事發生，致最高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一時難以決定校長接替人選。因此謠傳四起，非議之言也多。正當各方猜測的時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傳出了廣播消息：「中大由蔣中正委員長自兼校長。」同學們聆聽了這則消息，奔相傳告，個個雀躍，鼓起了一片歡欣熱潮，甚至比鄰的重慶大學也隨着中大歡呼，其慶賀聲、歡笑聲，一時傳遍了整個沙坪壩。

不幾日，校長蔣公到校視事，由侍衛開道，車抵松林坡下的廣場，人山人海的學生們包圍了校長的座車，大有寸步難移的趨勢。遠望過去，只見人頭鑽動，致車前侍衛，已無用武之地。在轟轟烈烈的喧嚷聲中，隱隱約約的聽到侍衛們很客氣的招呼聲：「請大家為校長讓條路好行走。」就在那短短幾百米長的道路，差不多花了近一個小時才能穿越過去。那種盛況，那種人潮，

真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其場面之大，感人之深，也可說是前無古人，或許也是後無來者。

校長改良了八寶飯

抗戰時期，因前方流亡學生逃抵後方後，經濟來源斷絕，生活艱困。政府為撫慰流亡學生的苦境，特設置貸金制度，讓所有貧困的學生，都有獲得貸金的機會，使生活上無後顧之憂。就因為有貸金可用，其食米也由貸金折價撥發。無奈糧政單位委託撥糧機構辦理時，所撥之米糧，含有許多泥沙、石子、稗子和穀殼等，當煮熟用膳時，既有霉氣，又有澀味，大有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感覺。喫則實難下嚥，不喫肚子又餓，真是有苦難言，無處申冤，因之同學們稱之為「八寶飯」。

惟自先總統蔣公兼任校長視事之日，由教務、訓導、總務三長陪同至學生餐廳用膳，由學生代表侍候。同學們為了瞻仰校長的風采，不惜人擠人，人抬人的圍觀，又出現了一陣高潮。記得蔣公喫完一碗飯後，吩咐再裝第二碗時，侍衛人員從旁要求學生代表少裝一點。飯後蔣公對教務、總務、訓導三長說：「飯內泥沙、稗子太多，今後應改良。」經過這番叮囑後，糧食管理機構所撥之米，不僅泥沙稗子銷跡，連霉味也無，而米質米色也改進不少，「八寶飯」的名稱，也不翼而飛。自此之後，當同學們走進膳堂時，喜笑顏開，胃口大增，一改往日愁眉苦臉掩鼻吞食的情緒。其內心的喜悅，又何可言喻。撫今思昔，一提到這件事的時候，莫不感謝校長蔣公愛護同

學的德意。

重慶復興關原名浮圖關，距沙坪壩不遠，離小龍坎很近，走小路、繞山坡則更近。這個地方，是抗戰時期黨政幹部訓練的搖籃，名為中央訓練團。環境幽靜，怪石嶙峋，有茂林，有修竹，古樹也生長長藤，為抗戰時期後方黨政人員嚮往之所。但因訓練性質不同，訓練期間也不一樣。

有一次幹訓班結業典禮的時候，預定由蔣委員長兼校長親自主持，事先徵詢中大教育長朱經農先生的意見，是否可選派中大部分學生前來觀禮？當時朱教育長預估可派八百人前來，繼說可派四百人參加，最後僅二百人前往，並影響結業典禮時間延後半小時。直至典禮結束後，其他人員均已解散。委員長兼校長指定中大學生暫留會場，那時有很多人懷疑今天可能有人要受處罰，一個都不敢吭聲。直到恭聆兼校長的訓示後，才鬆了一口氣，知道不是那麼一回事。

現事隔已久，訓話內容已不能完全記憶，大意如此：「我以委員長的身分，發一道命令，調集部隊到復興關訓話，不管多少人或多遠，誰敢不接受命令，又誰敢差誤時間。今天我要求你們來觀禮，開始說可到八百人，繼而又說只能到四百人，現在你們僅來了約二百人，時間又耽誤了半小時，可見你們平素精神渙散得很。希望你們今天參加的人，回到學校後，轉達其他未來的同學，嗣後要嚴守秩序、注重紀律、講求時效，不要因循苟且。」最後並開放各訓練場所，讓我們自由參觀，經聚餐後派專車送返沙坪壩。

由於以上的諄諄告誡，可以顯示出大家長的循循善誘。

老人家靜靜看球賽

蔣公於民國三十二年十月十日榮任國民政府主席，仍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統帥全國軍旅並兼任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雖然日理萬機，一有餘暇，仍不放棄中大兼校長的任務，常常會帶着三兩便衣侍衛，微服出巡沙坪壩。

記得有個例假的清晨，很多同學圍繞在禮堂前操場上看球賽，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球場上的競技與勝負，從沒想到校長會突然而來。那知道正在兩耳不聞球外事的時刻，他老人家帶着兩個侍衛從人羣中走過來，靜靜的停留片刻，看同學們賽球，並親自低聲和藹的說：「校長來了，還不立正。」到那時，才有位同學發出口令：「立正」，全場也就即刻肅立下來。在那天，他老人家好像披着一襲黑披風，拿着一支手杖，從球場邊緣走過去，並揮着手杖說：「好！好！好！你們玩吧。」等到他老人家走了，大家才鬆口氣說：「人道老人家威風凜凜，其實他老人家還是很和藹的。」如今正逢這位慈祥的老人家百年誕辰，「大中至正」的「中正紀念堂」正開放供人瞻仰之際，不禁使我回想當年沙坪壩的風光、松林坡的盛況，而委員長兼校長的影子，又湧現到我的腦海了。

孔子說：「溫故知新」，我現在才體驗到這個意味。因此聯想到有價值而值得紀念的事，恐怕任何人都感到畢生難忘。筆者當然也不例外。

何年能再見章臺路

壩上風光名聞世界的時代，自幸當年恭逢其盛，如今追思，難免感慨萬千，想沙坪依舊，如今恐怕是無「仙」山難名，無「龍」水不靈了。廿多年以前，國產電影片中，曾拍攝過一部「幾度夕陽紅」的片子，正是描述當年沙坪壩的景象。也曾有人評論影片中所用的道具，如杯、盤、碗、盞及茶棚內外的佈景，都與當時實況有出入。說真的，我也有此同感。但電影畢竟是電影，自然談不到逼真，也說不上入木三分。可是沙坪

壩的精神，至少也描述了梗概，所有身歷其境的人，仍然還是有幾分回味的。言及於此，不禁又想到清詞上的「章臺路」，爲首的幾句是：「章臺路，還見褪粉梅梢，定時燕子，歸來舊庭。」而今定時燕子已散居各處，又如何能回到往日的章臺路呢？又怎能再見那褪粉梅梢呢？若再等幾年，恐怕已是「看人兒女皆長大，今日親友半凋零」了。言之傷心，又怎能不傷感呢？願蔣公在天之靈，多多保佑，並以此文提供當年沙坪朋友回顧與參考。



作者與沙坪壩中大在台校友餐敘話舊。

下圖右起朱滙森、作者王宏志、丁惟棟。